

DOI:10.15997/j.cnki.qnjz.2017.18.005

如果实验室提供的咨询服务与内容生产进一步深度整合，将能够实现媒体内容生产模式的创新，但也对新闻的客观性带来了挑战。



# “实验室”对新闻生产的意义

● 苏俊斌

新闻产品的生产流程诸环节主要涉及对新闻事实相关素材的采集以及对新闻素材的取舍判断。与之相应，新技术对于新闻产品生产的影响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数据获取与处理技术对传统新闻生产流程中涉及素材采集与鉴别诸环节的介入；其二，人工智能被运用在新闻生产流程中有关议题、叙事以及价值的选择判断环节中。

以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和谷歌新闻实验室为代表的“实验室”，对于新闻生产意味着什么呢？今日头条和谷歌之类新媒体公司所创立的实验室，都是基于其搜索技术所获取的大量数据踪迹对互联网用户群体动态进行理解，从而为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线索发现、新闻信息核实、事件动态追踪、新闻内容分发等提供帮助，尽管其具体的技术实现到处都涉及机器算法的运用，然而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主要还是属于上述的第一方面。笔者认为，此类影响对当代新闻业并不构成替代效应，对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实验室”对新闻生产的“补充性”作用

狭义的实验室是指为了特定的研究和测量目的而提供人为控制条件的设施及其相关场所，广义的实验室则泛指具有实证取向的知识创新产出基地。涉入新闻媒体领域的各类实验室虽然名称各异，仍然属于广义的实验室，具有研究目的和实证取向两大特征。

谷歌新闻实验室是任务导向的工具平台，其功能是为新闻采写任务提供数据采集、数据鉴别、数据整理以及可视化呈现等方面的工具，具体涉及综合搜索、图像搜索、视频搜索、谷歌地图、谷歌地球、谷歌趋势、谷歌公共数据探索、谷歌调查、Fusion Table 可视化、“新闻 360”沉浸式叙事等工具，这些工具大部分属于通用的信息检索工具和获取工具，除了“新闻 360”以外，都不是专为新闻业务开发的应用。同时，谷歌新闻实验室通过支持“第一稿新闻”联盟（First Draft News）在自媒体、传统媒体与社交平台之间建立协作机制，以多方互助的方式鉴别信息真伪并分享经验。真正属于谷歌新闻实验室专有的内容，其实只有面向用户讲解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来做信息核实、数据新闻、沉浸式叙事、包容性

叙事等工作的培训课程。因此，谷歌新闻实验室所提供的服务，实际上是向新闻业推广其现成的信息检索工具，可以将这些工具看作谷歌搜索引擎的增值应用，其实施基础仍然是谷歌的传统业务，即遍历网页（搜索机器人访问网页的方式）、索引数据、理解关联。

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在其官网中的自我描述是“致力于用数据服务内容业者”，提供包括热点追踪、精选报告、数据报告、事件监控等四个主要功能。这些功能所凭借的数据，是今日头条作为内容推送引擎所拥有的 7800 万日活跃用户以及累计 7 亿激活用户所产生的用户阅读行为记录。通过对这些用户行为数据进行挖掘，既可以发现正在形成的热点、实时追踪既成的热点、预测未来可能的热点，也可以进行用户阅读行为的类型刻画并探索用户阅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谷歌新闻实验室有所不同，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的这些功能更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舆情监测”，其与传统舆情监测不同的地方在于：1. 所依赖的主要不是从其他平台抓取的内容数据，而是自有注册用户的行为数据；2. 所监测的目标不限于甚至主要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对内容（包括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消费行为；3. 所服务的对象不是舆论当事人，而是包括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在内的内容生产者。

目前以“实验室”的名义涉入新闻传播领域的不止上述两家，未来还将有更多“实验室”与“媒体”结合的形式。如果从广义实验室所具有的研究目的和实证取向两大特征来看，利用大数据对人类社会进行实时动态的实证研究，是新闻业诞生之初即已提出却又受制于技术条件没能实现的迫切需求。例如大众媒体对特定目标群体实施传播之前，需要预先进行受众研究才能更好地达到传播效果，然而大众媒体内容生产周期的存在以及内容进入人群的传播机制极端复杂，使得任何受众研究都存在严重的局限。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实验室的引入都是对新闻生产流程中本来存在局限甚至缺失环节的补充。

简言之，基于大规模数据的分析挖掘，能够弥补传统新闻生产在新闻线索发现、新闻信息核实、事件动态追踪等环节的不足和缺陷。从这个意义来看，“实验室”的引入对新闻生产第一方面的作用是“补充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

## “实验室”可能促进新闻业的创新发展

全球新闻业乃至大部分传统媒体在近几年普遍呈现营收能力持续下滑的趋势。与之相反，以谷歌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收入则迅速增长。将2001年到2012年谷歌公司的营业收入、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所有成员报纸的收入总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营业收入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新旧媒体消长的不同趋势。在这个时间段，谷歌公司营业收入的97%源自互联网广告，广告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非常稳定；报业协会所有成员报纸营业收入的60%以上源自广告，广告收入占营业收入的份额逐年下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营业收入的70%左右源自广告，其广告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从2008年以来逐年下降。这一趋势的背后，是广告市场在新旧媒体之间的重新分配。

人们常说的传统新闻业或者传统媒体产业的持续衰落，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广告业格局的调整。传统媒体的广告之所以迁移到互联网，是由于互联网广告能够基于用户主动暴露的实时需求来精准投递产品信息，从而实现了传统大众传播方式所无法实现的精准性。谷歌广告系统恰恰是充分利用了搜索关键词所呈现的实时需求，从而在内容业、广告主和搜索用户之间实现信息匹配。<sup>①</sup>如今，今日头条的内容推送引擎也是利用算法建立读者与内容之间的匹配，基于对大量注册用户阅读行为的跟踪和挖掘，深度理解用户消费内容的行为特点，在此基础上不仅能够向用户精准推送媒体内容，而且可以精准推送广告信息。这种匹配机制与搜索引擎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未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为内容生产者提供关于内容生产和内容分发的咨询服务，是在原来算法匹配的基础上朝着干预上游生产环节的方向更前进了一步。

如果实验室提供的咨询服务与内容生产进一步深度整合，将能够实现媒体内容生产模式的创新。传统新闻业在生产内容时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盲目性，如今通过与这种实验室结合，实现先理解受众与市场再生产内容和分发内容，将能够很大程度地降低新闻生产的盲目性。内容付费和精准广告都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实现，这无疑将极大地增强新闻生产者的营收能力。

以研究目的和实证取向为特征的广义实验室往往负有创新的使命，而实验室对新闻生产模式的改进，符合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的原始含义。在1912年的熊彼特看来，所谓“创新”就是在生产体系中引入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只有“创新”才构成“发展”。<sup>②</sup>换句话说，新闻业只有引入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才有“质”的改变而不只是“量”的增减，才算实现了“发展”而不是“增长”。这是“实验室”涉入新闻生产之后可能对新闻业的又一个积极意义。

## 新闻的客观性会不会受到挑战？

新闻的客观性是中西方新闻界共同奉行的基本准则，在新闻生产中引入“实验室”研究，就不免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新闻的客观性是否因此而受到挑战？

客观性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经历变迁的概念，其内涵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忠于自然 (Truth to Nature)、机械客观 (Mechanical Objectivity)、训练有素的判断 (Trained Judgement)。<sup>③</sup>在新闻生产中引入“实验室”研究，也就是引入了一种新的工具，工具本身往往隐含着设计者的倾向性。那么，各种“实验室”所提供的使新闻生产更符合市场需要的工具，具有怎样的倾向性呢？用大数据和机器算法替代编辑记者的人工判断，确实能够避免由于编辑记者个人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所引起的认知偏颇，更有可能保持判断的一致性。然而，根据谷歌新闻实验室和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所提供的工具，热度（流行度）和个人偏好都是影响内容生产的两大维度，由众人关注的热点事件和用户偏爱的内容构成的媒介镜像，就是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吗？

网络科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复杂动态网络中信息级联 (information cascade) 是一种自我增强的正反馈机制，流行现象的涌现固然有其根植于网络结构本身和事件本身的必然性，然而流行现象也常常源自随机因素<sup>④</sup>。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应当具有多个面相，新闻媒体可以关注热点事件，但不能只关注热点事件。用户偏好的数据维度也可能导致类似问题，一旦用户个人偏好被赋予过高的影响权重，其结果是内容分发过度投其所好，由这类推荐算法所建构的媒介镜像，将是用户喜欢的样子，但可能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

上述流行度和个人偏好仅仅是“实验室”介入新闻生产之后影响新闻产品的诸多因素当中的两个，关于客观性的讨论在当下也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笔者提出“实验室”与媒体的结合对新闻客观性带来挑战的可能性，是为了避免技术乐观主义一边倒的倾向，提醒人们对未知世界抱以更为谦卑和开放的态度。

### 注释：

① 苏俊斌：《从谷歌广告系统看互联网对传统广告的变革》，金兼斌主编：《中国新媒体传播学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奥】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③ Daston, L., & Galison, P. (2007). Objectivity. Brooklyn, NY: Zone Books.

④ Watts, D. J. (2002). A simple model of global cascades on random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9(9), 5766-5771.

(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